

■直击真相

我看到的蒋子龙

◎王珍

在一群作家中,他的名字辨识度很高。

他在1979年发表的小说《乔厂长上任记》,开辟了中国工业题材小说的新局面,成为中国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。其情节模式,如“新官上任式”“改革与保守相斗式”“改革+爱情式”等,成为后来者的范本。1980年,小说改编成电影《钟声》,由陈颖主演。同年,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播出,李默然在剧中扮演乔厂长乔光朴。也许更多的人记住了演员的名字而并不知道写小说的他。

而后的长篇小说《蛇神》《子午流注》《人气》《空洞》,中篇小说《锅碗瓢盆交响曲》,短篇小说《三个起重工》等一部部力作高密度地问世,几乎每诞生一部新作,都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。他的作品不但屡屡获奖,而且读起来脍炙人口。更有一卷卷有分量的个人选集、文集的出版,蒋子龙这个名字

一次次打动着人心,人们想要不记住也难。即使在作家群中,他也是月亮和星星在一起。

这位善良正直的作家性格直率,不仅笔锋犀利,口才也非同一般,而且还是一玩脑筋急转弯的高手。据说有一次,在美国洛杉矶中美作家联谊会上,美国诗人金斯伯格和蒋子龙互怼。金说,他有个谜语,20年来从未有人猜出。蒋说,自3岁以来从未遇到过猜不出的谜语。金的谜语是:把一只2500g重的鸡装进一个只能装500g水的瓶子里,用什么方法把它拿出来?蒋的答案:您怎么放进去,我就怎么拿出来。您凭嘴一说就把鸡装进了瓶子,那我就用语言这个工具再把鸡拿出来。金不得不服啊。

如果不是因为最近有幸参加了一次全国作家的采风活动,估计我永远只能知道这些传说中的蒋子龙。在活动的那

几天,蒋子龙的身前后,始终有人簇拥、追随、围观,求同车、求同桌、求合影、求签名。

在一个毒太阳的午后,大家进入一个农庄里歇脚、吃刚刚从地里摘来的西瓜。有人过去要跟蒋子龙合影,他立马就放下刚咬了一口西瓜。在景点,只要蒋子龙稍一驻足,总是啦啦呼啦不断有人“缠缠绵绵”地傍着他合影。而他不管正在做什么,多半是有求必应,态度极好地配合。他天生一张严肃的脸,后天却给他配置了一颗柔软、细腻的心。

活动中,主办方多次安排蒋子龙发言。他每次都讲得用心动情,引起大家的共鸣。记得有一次是在一个广场上,台上台下都没有座椅。在台下的我们,可以撑伞遮阳,可以喝水解渴,可以挥起衣袂擦把汗。而年近八旬的他,身板笔挺地在阳光暴晒中站台个把小时,照样把话讲得有声有色,丝毫

不敷衍。

无论是吃住行还是集体合影等活动的各种安排,蒋子龙一概听从安排,客随主便。他随和、谦逊,不故作谦虚、客套,更不挑剔、推诿。

在一次乘车的途中,蒋子龙被导游点名叫唱歌。他站在摇晃的车厢前,动情地唱起了家乡河北的沧州民歌。虽然是一首阿哥阿妹的情歌,但被他唱得深情而不轻狂,庄重而不狎兴。就像他在活动中手牵手携夫人同行,偶尔互相拍照片,和任何一对从少年到白头的夫妻一样,令人羡慕。

在无人打扰的时光,他比人群中的任何人都安静、不动声色。当然,像他这样一位名副其实的社会的头脑,时代的智者,只需用自己的笔触和人生描绘出一片别样的天空,根本就无须用喧哗来引人关注。

我素来不敢围观,个子矮

且胆子小,生怕被人家踩死。从小就羡慕那些能够骑在大人脖子上看热闹的小孩,觉得那就是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”看世界啊。虽然觉得蒋子龙这样一个令文人无法相轻的重量级名字,值得崇拜和敬仰,但我还是沿袭了自己的习惯。我只敢把自己一路上随手拍下的作家们的照片,其中也有蒋子龙夫妇的,发到一个百余人的大微信群里。

我刚刚发完照片,群里立刻跳出一行字:“谢谢王珍的照片!蒋子龙合十。”

虽然在这个人群中,我连路人甲乙丙丁都算不上,但蒋子龙却一样不急慢,让我脆弱的自尊心瞬间得到抚慰。其实,这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我被教懂了:生活中越有料的人越低调,越有实力的人越没有架子,内心越丰盈的人越会理解人,心态越平和的人越懂得尊重人。

■情景交融

箬叶飘香

◎朱敏江

端午时节,便是箬叶飘香的时节。箬叶长在箬竹上,每年夏秋之际,在南方向阳的山坡、路边或林下,我们可以找寻到这一簇簇的绿。箬叶是包粽子的必备原料,每年母亲都会早早备下箬叶。

端午节前,母亲往陶瓷缸里浸下糯米,并将腌猪肉切成长方形的一块块,和赤豆制成的豆沙一起作为两种粽子馅。然后她将箬叶和砍下的棕榈叶子一起放在锅中烧煮,捞起箬叶和棕榈叶子冷却便可以包粽子了。

母亲将一两片箬叶快速地交叠,她的手就像变魔术一般,三下两下便幻变出一个漏斗的形状。接着从陶瓷缸里捞出一把糯米,填入漏斗之中,将腌猪肉片或豆沙嵌入其中。然后箬叶来回折叠,所有的糯米都被严严实实地包裹,再用棕榈叶子扎系起来,打个活结,一只粽子便成型了。三角粽、四角粽、尖嘴粽,绿色的箬叶包出了各种造型。

所有的粽子精心包好后,便放入锅中倒满水开始烧煮。柴灶中旺火有力地舔着锅底,热气开始透过木制的锅盖“哧哧”地钻了出来。这热气中带着箬叶特有的清香,和着糯米的香味,溢满了整个农家厨房。

待到粽子彻底煮熟后,便可出锅了。小心翼翼地解开棕榈叶,轻轻掀开箬叶,也为粽子掀开了绿盖头。咬上一口,糯米糅合着箬叶形成的纯净清香,加上腌肉或豆沙的丝丝香味,温柔地冲击着味蕾,传递向周身。而糯米的白、箬叶的绿,以及腌肉的红或豆沙的紫,也构筑出了一道无法抵御的视觉诱惑。这一由箬叶包裹出的特有粽香,会维持整个端午,在我的心头刻下美好的印痕。

妻的老家在高高的龙皇山上,从家门出去,箬叶一簇簇相拥在一起形成的绿意,便穿过密密层层的树枝印入眼帘。对箬叶,她有着特殊的感情。

小时候,每年箬叶充分舒展开身子时,妻便会上山采摘箬叶。山坡上,一张张顶端渐尖、基部圆形的箬叶,在山风中轻轻摇曳着迷人的身姿。她机灵地伸出手去,在叶柄处轻轻一折,箬叶便离开了箬竹的怀抱。

时间慢慢向前推移,采摘下的箬叶也在脚边不断累加。此时,她会从树干上抽下一根缠绕的山藤,将箬叶捆扎起来背回家。

回到家中,妻将大捆的箬叶解开,以四五十张为一小撮重新组合,正面向里对叠在一起以免发卷,并用草叶子进行捆扎。然后将箬叶抱到山溪边,一小撮一小撮地摊晒在干净的大石头上。在习习山风和阳光的共同作用下,水分逐渐离开了箬叶,那一撮撮的翠绿也慢慢变成了淡绿,变成了浅黄。晒干的箬叶收好,待到端午节前便会摇身一变成畅销货。

端午时节,箬叶包裹着粽子,从各家各户的厨房飘出诱人的清香。这清香飘出了妻的学费,飘出了学习用的铅笔、橡皮,还有一本本心爱的课外书。这清香也飘出了我对端午的美好记忆。

■思绪点滴

“名师高徒”新时代的呼唤

◎黄灵豹

人世间,谁人不当学生、不为徒;谁人不跟先生、不从师。

诚然,成功的人生道路上一定少不了名师的教育、培养、指点和帮助。周文王渭水河边拜访姜子牙,才有了周代商的传奇;苏秦、张仪、孙臧远行拜师于鬼谷山中,得名师教诲后方成千古名人;刘备兵困马乏,被曹操打得四处逃窜,无立足之地,曾三顾茅庐屈身拜访诸葛亮,后得诸葛亮之辅佐才得以成就一方霸业;张良访贤求师感动了天地,终于在下邳的圯桥上遇到黄石公老先生予以指点,令他由一个有勇无谋之人变成了“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”的大汉开国谋臣;王献之得父王羲之真传,成为名扬天下书法大家;达·芬奇拜师于佛罗基奥,成就了“世界著名的一代绘画宗师”之美誉……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:名师出高徒;好的技艺需要传承才能流传,才能发扬光大,才能让后人获益;名师成就高徒,高徒成就名师,无名师就不会有高徒,无高徒就不会有名师!

今天,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崭新的新时代。新时代需要名师,也需要今日的高徒、明天的名师。名师犹如茫茫大海那闪烁的航标,深邃的夜空里那明亮的北斗星。有名师指点,能使你更好地确立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,少走弯路,少遭挫折;有名师指点,能驱散你心迷蒙之云雾,见高远之方向;有名师指点,才能涌现一代又一代的能工巧匠,支撑起“中国制造”的大厦,使伟大的时代铿锵前行。

“良田百顷,不如薄艺在身。”一个爱惜名师的社会,才会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社会、充满创造的社会、为后人留下宝贵遗产的社会。伟大的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·培根曾说:求知可以改进人性,而经验可以改进知识本身;学问虽能指引方向,但往往流于浅泛,必须依靠经验才能扎下根基。重师、重教、重名师,我们的人生才有发展,社会才有希望,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才能弘扬,劳动光荣和精益求精的社会风尚才得以营造。

新时代呼唤“名师高徒”。

■百姓故事

东北遭遇“女酒霸”

◎陈慈林

大家经常把学习成绩好的叫“学霸”,歌唱得好的叫“麦霸”;那如果酒量超高、酒风超豪爽无人可敌的人,似乎就应该称作“酒霸”了。

多年前我到东北出差,就遇到过这样一位青年“女酒霸”。幸亏我奉行“好男不与女计较”和“好汉不吃眼前亏”的双重自我保护原则,宁愿认栽服输也决不逞强,避免了一次后果难测的“事故”,只留下如今回忆中的传奇“故事”。

1990年7月,我到齐齐哈尔参加会议,饭桌上代表东道主“敬酒”的是昂昂溪溪单位的一位吕姓女主任。吕主任30多岁,有东北女性行动干练、说话豪爽的特点。她先自我介绍一番,对远道而来的南方客人表示欢迎,然后要求我们推选一名桌长活跃气氛。因为我当时职务最低、年龄也较轻,大伙一致推选我当桌长。

吕主任与我握了握手,然后从一箱“北大荒”酒中随手抽出一瓶,捻碎蜡封,把酒倒在一只蓝边大碗中,刚好满满一碗。那酒香气扑鼻,酒液都“挂”在碗壁上,可见度数不低。

她笑着对大伙说:“欢迎各位来到东北,小妹先干为敬。”话音刚落,一碗酒已被她鲸饮而尽。她扬了扬手中的空碗,以波澜不惊的语气说:“刚才我是敬的酒,下面我与桌长对饮一碗。”说着她从箱子里拎出两瓶酒来,分别注满我与她面前的两只碗。

我拿过酒瓶一看,上面标明酒精度65度,每瓶500毫升。我自忖,仅限这碗酒,我还能勉强支撑,但看她喝第一碗酒的样子,肯定不可能一碗就让我过关。而这样的烈酒,超过一碗绝对是我不能承受之重。如此,我应该明智地选择示弱。

“谢谢吕主任盛情接待,不过我对酒精过敏,医生嘱咐不能喝酒,几十年来我从未喝过酒。”

“这位大哥不诚实,小妹是女的都喝了,您一大老爷们,竟然不喝酒,是不是看不起咱东北小妹?再说,这‘北大荒’是咱黑土地的酒,上面有对各位客人和大哥的情义,

你不喝怎么行?”

“吕主任,我是真不能喝酒,无论如何要请你原谅。”“那不行,你不能喝,让其他人喝,宁伤身体,不能伤感情呵。”

亲眼目睹了她喝酒如喝水的“风采”,一桌子人谁还敢说自己会喝酒?“球”又踢到了我这桌长面前。

我暗自思忖:好汉不吃眼前亏,无论如何不是她的对手,反正她也不了解我,于是我一口咬定自己滴酒不能沾。

僵持了几分钟,她看我真不肯喝,也不能拿酒硬灌我,于是换了个进攻方向:“大哥不会喝酒,能喝水吗?”“水我当然能喝。”“那好吧,你喝两碗水,我喝一碗酒,可以吗?”我略作考虑,便说可以。“那你可不能反悔呵。”说着她到自来水龙头前接了两大碗水,放到我面前。“我刚才已经喝了一碗酒,你现在喝掉一碗水,我再喝第二碗酒,你接着再喝第二碗水。”

水又不会醉人,我端起碗想一饮而尽。谁知当地的自来水管都埋在永久冻土层以下,夏季水温都很低,水一入口,顿觉牙齿冻得生痛,好不容易喝完一碗水,胃里已感觉很很不舒服。吕主任看我喝了第一碗水,端起酒碗,又是一个鲸吸,然后笑着让我喝第二碗水。看热闹的哥们不嫌事大,在旁边起哄。在大伙催促声中,我硬着头皮再次端起碗,只喝了几口,胃就开始痉挛。我不敢再喝,赶紧放下碗,连声表示服输。

吕主任自然不肯这样轻易放过我:“大哥既然连水也不肯喝了,那总得有个说法吧?”我还能有什么说法?只是连声彻底认栽服输,同时问她要什么说法?她想了想说:“也不能太难为大哥了,你就从这桌子下钻一下好了。”

在吃瓜群众的一片哄笑声中,我从餐桌下方钻了过去,这在我的喝酒史中,是一次绝无仅有的经历,昂昂溪这个地名,也从此成为我记忆深处的一个标记。

最近到东北旅游,乘坐的专列暂停于昂昂溪站,触发了我脑海深处有关此事的记忆。



端午龙舟

夏之明媚

■微型小说

风英之恋

◎农华

风时常对着土墙说话,只要他一开口,英就全都听懂了。

风喜欢英毛绒绒的外装,时而摇头,时而点头。看风欣赏着自己,英像一朵娇艳的花儿。

没人的时候,风偷偷在英的耳边说:我要天天陪着你,伴随你长大。英真的醉了,花香似的飘到她心里头,羞答答低着头。

有一天,英躲到一个没人的地方,独自掉眼泪。这时风来了,安慰道:英,你怎么哭了?

我,我是不是快老了?英泣不成声。

英,别怕,我会带着你去远航。风语气坚定。

■难忘记忆

梦中的母亲

◎孟庆瑞

我的母亲是沂蒙山区一个地道道的农村妇女。在这片风景秀美但并不富饶的土地上,母亲就着一颗黑夜中的流星,在我的人生长河中划出了一道亮丽的光芒,瞬间便消失在茫茫的宇宙间。

母亲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,打我记事起,从天微亮到夜幕降临,她就如一个上紧的发条,推碾、割草、喂猪、摊煎饼、种田。日复一日琐碎的农活,让母亲始终处在忙碌之中。岁月侵蚀着母亲的青春,让她的秀发由黑变白,曾经美丽的容颜也深深刻下了岁月的年轮。她那微细的纹理慢慢变成深深的皱褶,每一条皱褶恰似母爱聚集起来的河流。

每当晚饭之后,母亲时常在极为昏暗的灯光下穿针走线,利用琐碎时间为我们缝制衣服。我

们极为合身的衣服,均出自母亲那双粗糙且布满老茧的双手。

忙碌的母亲,似乎永远不觉得累,这种勤劳的品质贯穿了她的一生。母亲的勤劳和善良,在村里是出了名的。全村无论谁家闹矛盾了,一时解不开心头的疙瘩,都会找母亲倾诉。尽管母亲大字不识,却能说出许多通俗的道理来,很快便拂去来人心头的郁闷,带着笑脸回家。

清楚地记得,在我五哥当兵走后,每到日暮黄昏之时,母亲总会站在村子东头翘首向东望。五哥当兵几年来,母亲总是踮着脚,来回奔走在从我家到村东头这条小路上,这看似很短的路程,在母亲心里却显得那么漫长。母亲的鬓发,在这条乡村小路上变得越来越白,眼睛也变得越来越浑浊。